

《入行》與《廣論》 對「依自他換修菩提心」之歧見

釋如石

《法光》332期〈菩提心修習次第「七因果」探源〉一文談到，宗喀巴在《廣論》「修菩提心次第」這個小而重要的議題上，提出了兩項創見：一是以「悅意慈」替代「慈」；另一則是在「大悲」與「菩提心」之間添加「增上意樂」，而形成著名的「七因果教授」。然而，類似的創見不僅見於「七因果」這個議題，在依「自他換」修菩提心方面，宗喀巴也同樣不按「原創」的牌理出牌。

在《入菩薩行》中，寂天把發心、受戒的內容安排在第三品〈受持菩提心〉中開示。在發心、受戒之後，經過第四品〈不放逸〉、第五品〈護正知〉、第六品〈安忍〉和第七品〈精進〉等菩薩行的歷鍊後，纔在第八品〈靜慮〉的後半，宣說依「自他換」觀修菩提心的理論與方法，其主要用意，顯然不在於願心的「重新」引發，而在於行心的進一步「強化」與「深化」，並為即將催生的勝義菩提心預先「免疫」，以防行者修習定慧時，因菩提心力不足而耽著禪悅或沈空滯寂，退失了菩薩成佛利生的初衷。而這種迴大向小的自了心態，向來就是大乘經論對初學菩薩最深的隱憂，所以《般若經》把它視為「魔事」，戒慎之，恐懼之；《入行》也屢屢勸誡行者，切莫貪著解脫妙樂：「有情若解脫，心喜如大海，此喜寧不足，云何唯自度？」

然而，宗喀巴似乎並不認同這樣循序漸進的道次第安排；他把《入行》中「久學」菩薩主修的「自他換」課程，挪移到《廣論》的初發心階段，作為「七因果」之外的第二套修法，完全不理會《入行》的原意。宗喀巴認為，菩提心不僅是菩提道的起點，更是菩薩道貫徹始終的核心；因此，一個名副其實的初學菩薩，必須一開始就具備任運發自內心的大菩提心。為了成就這樣的圓滿法器，所以《廣論》在「七因果」之後，又特地添加了《入行》「自他換」的修法，以進一步強化與深化由修「七因果」而生的菩提心；唯有如此，隨之而起的菩薩行才堪稱「將修菩提心而為教授中心」，才能依諸佛唯一共道《般若波羅蜜多教授——現觀莊嚴論》所說的二十二種菩提心，層層昇進而入於佛地。

那麼，上述「先發心、受戒，然後在學靜慮度時修菩提心」的《入行》修學次第難道錯了嗎？

《廣論》說，與菩提心相應的體驗如果尚未生起，但已對大乘學處有相當的理解和信心，那麼先發心、受戒，然後再修菩提心也是可行的。言下之意，似乎認為寂天「依教」宣說的《入行》修學次第仍未究竟。不過，即便是阿底峽的《菩提道燈難處釋》論「發心」時，也都只說修「六因果」而已，並未談及「自他換」。顯然，在初發心時，如《廣論》一般加修「自他換」並非必要。

平心而論，宗大師對修菩提心次第如此高標的設定，真可謂用心良苦，而且很適合已通達空性的隨法行大乘菁英，但對大多數隨信行者來說，修學上應該是有困難的；因為無論「等觀自他」還是「自他相換」，都立足在無我空性的法義上。倘若我執尚存，自他的自性見猶在，如何「等觀」、「相換」得了呢？寂天早年編著的《學處集要》之所以把「自他換」放在〈智慧品〉後，同樣的，《入行》之所以把實踐自他換的「施

捨身肉」之行安排在登地之後，其主要的考量都在於此。達蘭沙拉辯經院前院長洛桑嘉措曾說：他早年聽講依「自他換」修菩提心的《修心七義》時，覺得那只是嘴巴說說而已，根本做不到。後來雖認為此法可行，但仍覺太深，若不具備相當的大乘教法基礎，很難將它內化。學行俱優的辯經院長尚且如此，遑論一般初心新學？也難怪這個「勝妙秘密訣」在怯喀瓦公開之前，一直是擇人秘傳的。

